



Great Ideas from Penguin



BY *LADY*  
*NOVELISTS*

# 女作家写的蠢故事

[英汉双语]

[英] 乔治·艾略特

女小说家写的蠢故事数量庞大，种类繁多。

中国出版集团  
中译出版社

企鹅口袋书系列·伟大的思想

# 女作家写的蠢故事

(英汉双语)

[英] 乔治·艾略特 著

孙平华 石伟东 译

中国出版集团

中译出版社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女作家写的蠢故事：英汉对照 / (英) 艾略特著；孙平华，石伟东译. —北京：中译出版社，2015. 11

(企鹅口袋书系列·伟大的思想)

ISBN 978-7-5001-4343-7

I. ①女… II. ①艾… ②孙… ③石… III. ①文学评论—世界—文集—英、汉 IV. ① I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70759 号

---

Penguin Books Ltd, Registered Offices: 80 Strand, London WC2R 0RL, England

[www.penguin.com](http://www.penguin.com)

This selection published in Penguin Books 2010

All rights reserved

---

出版发行 / 中译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4号物华大厦6层

电 话 / (010) 68359287; 68359303 (发行部); 68359725 (编辑部)

邮 编 / 100044

传 真 / (010) 68357870

电子邮箱 / [book@ctph.com.cn](mailto:book@ctph.com.cn)

网 址 / <http://www.ctph.com.cn>

出版策划 / 张高里

责任编辑 / 胡晓凯 梁 斐

装帧设计 / 土 豆

排 版 / 竹叶图文

印 刷 / 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760毫米×940毫米 1/32 印 张 / 7.25

版 次 / 2016年1月第一版 印 次 / 2016年1月第一次

ISBN 978-7-5001-4343-7 定价:22.00 元

---



“企鹅”及相关标识是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已经注册或尚未注册的商标。

未经允许，不得擅用。

中译出版社与企鹅图书有限公司联合出版

## 《伟大的思想》中文版序

企鹅《伟大的思想》丛书 2004 年开始出版。在英国，已付梓八十种，尚有二十种计划出版。美国出版的丛书规模略小，德国的同类丛书规模更小一些。丛书销量已远远超过二百万册，在全球众多读者间，尤其是学生当中，普及了哲学和政治学。中文版《伟大的思想》丛书的推出，迈出了新的一步，令人欢欣鼓舞。

推出这套丛书的目的是让读者再次与一些伟大的非小说类经典著作面对面地交流。太久以来，确定版本依据这样一个假设——读者在教室里学习这些著作，因此需要导读、详尽的注释、参考书目等。此类版本无疑十分有用，但我想，如果能够重建托马斯·潘恩《常识》或约翰·罗斯金《艺术与人生》初版时的环境，营造更具亲和力的氛围，也许是一件有趣的事。这样，读者除了原作者及其自身的理性思考外没有其他参照。

这样做有一定的缺陷：每位作者的话难免有难解或不可解之处，一些重要的背景知识会缺失。例如，读者对亨利·梭罗创作时的情形毫无头绪，也不了解该书的接受情况以及影响；不过，这样做的优点也显而易见。最突出的优点是：作者的初衷又一次变得重要起来——托马斯·潘

恩的愤怒、查尔斯·达尔文的灵光、塞内加的隐逸。这些作家在许多国家影响着许多人的生活，其影响难以估量；长达几个世纪，读他们书的乐趣罕有匹敌。没有亚当·斯密或阿图尔·叔本华，或无法想象我们今天的世界。这些小书的创作年代久远，但其中的话语彻底改变了我们的政治学、经济学、智力生活、社会规划和宗教信仰。

《伟大的思想》丛书一直求新求变。地域不同，收录的作家亦不同。在中国或美国，一些作家更受欢迎。英国《伟大的思想》收录的一些作家在其他地方则默默无闻。称其为“伟大的思想”，我们亦慎之又慎。思想之伟大，在于其影响之深远，而不意味着这些思想是“好”的，实际上一些书或可列入“坏”思想之列。丛书中很多作家受到同一丛书其他作家的很大影响，例如，马塞尔·普鲁斯特承认受约翰·罗斯金影响很大，米歇尔·德·蒙田也承认深受塞内加影响，但其他作家彼此憎恶，如果发现他们被收入同一丛书，一定会气愤难平。不过，读者可自行判明这些思想是否合理。我们衷心希望，您可以从阅读这些杰作中获得乐趣。

《伟大的思想》出版者  
西蒙·温德尔



## *Introduction to the Chinese Editions of Great Ideas*

Penguin's Great Ideas series began publication in 2004. In the UK we now have 80 copies in print with plans to publish a further 20. A somewhat smaller list is published in the USA and a related, even smaller series in Germany. The books have sold now well over two million copies and have popularized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for many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 particularly students. The launch of a Chinese Great Ideas series is an extremely exciting new development.

The intention behind the series was to allow readers to be once more face to face with some of the great non-fiction classics. For too long the editions of these books were creat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you were studying them in the classroom and that the student needed an introduction, extensive notes, a bibliography and so on. While this sort of edition is of course extremely useful, I thought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to recreate a more intimate feeling — to recreate the atmosphere in which, for example, Thomas Paine's *Common Sense* or John Ruskin's *On Art and Life* was first published — where the reader has no other guide than the original author and his or her own common sense.

This method has its severe disadvantages — there will inevitably be statements made by each author which are either hard or impossible to understand, some important context might be missing. For example the reader has no clue as to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Henry Thoreau was writing his book and the reader cannot be aware of the

book's reception or influence. The advantages however are very clear — most importantly the original intentions of the author become once more important. The sense of anger in Thomas Paine, of intellectual excitement in Charles Darwin, of resignation in Seneca — few things can be more thrilling than to read writers who have had such immeasurable influence on so many lives, sometimes for centuries, in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Our world would not make sense without Adam Smith or Arthur Schopenhauer — our politics, economics, intellectual lives, social planning, religious beliefs have all been fundamentally changed by the words in these little books, first written down long ago.

The Great Ideas series continues to change and evolve.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different writers would be included. In China or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are some writers who are liked much more than others. In the UK there are writers in the Great Ideas series who are ignored elsewhere. We have also been very careful to call the series Great Ideas — these ideas are great because they have been so enormously influential, but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y are Good Ideas — indeed some of the books would probably qualify as Bad Ideas. Many of the writers in the series have been massively influenced by others in the series — for example Marcel Proust owed so much to John Ruskin, Michel de Montaigne to Seneca. But others hated each other and would be distressed to find themselves together in the same series! But readers can decide the validity of these ideas for themselves. We very much hope that you enjoy these remarkable books.

Simon Winder  
Publisher  
Great Ideas

## 译者导读

乔治·艾略特 (George Eliot, 原名Mary Ann Evans, 玛丽·安·伊万斯, 1819—1880), 英国小说家, 与狄更斯和萨克雷齐名。她出生于英国华威郡一个中产阶级商人家庭 (父亲曾是木匠, 后暴发成为房地产商人)。三十几岁时, 她因翻译工作而开始文学生涯, 之后还担任《威斯敏斯特评论》杂志的编辑; 由于曾在两所宗教气息浓厚的学校就读, 艾略特受宗教影响颇深; 平日最喜研究语言, 拉丁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希伯来文、希腊文皆能通晓。艾略特年近四十岁才开始写作, 并发表文章于杂志上; 1859年发表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亚当·比德》; 之后, 她发表了两部极为成功的著名之作《织工马南传》与《弗洛斯河上的磨坊》, 奠定了在英国文坛的地位。

乔治·艾略特是英国文学发展史上, 同时也是女性文学发展史上一位重要的作家。肖尔瓦特曾指出, 在英国小说的版图里, 女性的领土通常被描绘成四周被山峦包围的荒漠, 这些山峦即“奥斯汀巅峰、勃朗特峭壁、艾略特山脉、伍尔夫丘陵”, 这足以证明艾略特在英国文坛的重要性。

除了小说, 艾略特的论文和书评也包含了杰出的思辨能力和极高的写作水平。本书收录了六篇艾略特极具代表



性的论文以及书评，第一篇就是她非常著名的文章《女作家写的蠢故事》，她在文中颠覆了世人以往对女性作家的看法，提出不能因为作者是女性就在批评时手软。她以俏皮诙谐的口吻讽刺了同时代女性作家互相模仿、不思进取的写作陋习，并且戏谑地将女作家写的愚蠢故事分成了女帽类、白色圣领体、神谕体以及现代仿古类小说。艾略特着重介绍了女帽类小说，借由英国女士们都十分喜爱的帽子来暗讽她们的作品虚有其表，没有实际的用处，并且选取了几本时下流行的女性作品进行分析，文笔活泼犀利，向读者展示了十九世纪英国女性作家的通病；她还在文章结尾处奉劝没有真材实料的女性不要踏入写作这个圈子。

第二篇是《法国女作家：萨布莱夫人》，艾略特首先介绍了女性在法国文学中的重大影响，并且分析了其原因，接着详细描述了低调而谦逊的法国女作家萨布莱夫人，其间穿插着法国女性文学发展史，包括沙龙文学、肖像文学、箴言文学等。艾略特以丰富的背景知识和精练的语言向读者展示了萨布莱夫人独特的人格魅力以及她一些可笑的小缺点。萨布莱夫人一生影响了很多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作家和诗人，是众多女性作家中熠熠生辉的一位。

第三篇是《评杰拉尔丁·朱伊斯伯里的〈康斯坦斯·赫伯特〉》，艾略特用短小精悍的篇幅抨击了杰拉尔丁的新小说《康斯坦斯·赫伯特》，她认为作者花费大量篇幅诉说自己的道德观是极不明智的。

在第四篇《玛格丽特·富勒和玛丽·沃斯通克拉夫

特》中，艾略特对比了美国和英国这两位著名的女权主义作家。这两位作家虽然在时间上相差六十多年，空间上隔着大西洋，但是她们在很多女性观点上都是一致的。艾略特引用了两位作家的一系列观点，例如男性纵容女性的愚昧、男性控制女性的受教育权利、社会上对女性职业的偏见等，呼吁女性应当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受教育和择业权利。

第五篇是艾略特的另一篇书评，她在该文中评论了当时三位来自不同国家的著名作家的新书：美国作家哈丽雅特·比彻·斯托的《德雷德》，英国小说家查尔斯·里德的《改过不嫌晚》，以及瑞典女权主义者弗雷德里卡·布雷默的《赫莎》。艾略特认为斯托夫人的《德雷德》并没有走出《汤姆叔叔的小屋》的套路，但是书中对希伯来基督教的细致描写是一大看点；里德的《改过不嫌晚》具有夸张的戏剧效果，虽然书中有各种小缺陷，但仍然值得一读；布雷默的《赫莎》则是一本目的很明确的小说，因为作者布雷默把妇女解放看作是一生的追求。

最后一篇是短文《翻译和译者》，艾略特列举了一些著名的翻译者在翻译时犯的错误，以此说明翻译不仅需要天赋，还需要知识的积累，并不是一件易事。

该书是乔治·艾略特个人观点的集中展现，无论是杂文还是书评，都体现了她的机智和幽默。她一方面呼吁女性的觉醒，另一方面又批判当时文学女性的局限性；她希望女性获得和男性平等的权利，也希望文学女性能真正充实自己，避免写出更多的蠢故事。乔治·艾略特具有同时期

女作家所没有的批判精神和幽默感，她视野广阔，极具开拓精神，该书是研究乔治·艾略特的宝贵文献，是研究女性文学史及女权主义思潮的参考书籍，也是窥探同时期法国、美国、瑞典等其他国家女性文学作品的重要资料。

# 目 录

译者导读	I
女作家写的蠢故事	I
法国女作家：萨布莱夫人	32
评杰拉尔丁·朱伊斯伯里的《康斯坦斯·赫伯特》	69
玛格丽特·富勒和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73
哈丽雅特·比彻·斯托的《德雷德》、 查尔斯·里德的《改过不嫌晚》，以及 弗雷德里卡·布雷默的《赫莎》	83
翻译和译者	95

## 女作家写的蠢故事<sup>[1]</sup>

女作家写的蠢故事内容丰富，风格多样；按照愚蠢的不同特质，它包含了浅薄空洞型、单调涣散型、一片虔诚型、迂腐卖弄型等多种文风。然而，所有这些展示女性愚昧的作品中，有一个分支流派数量最为庞大，我们暂且管它叫女帽类小说<sup>[2]</sup>。此类蠢故事往往是这样开始的，女主角是一位继承人或者颇有家产的贵族夫人，书中前半部分都在详细描述她的几位情人：一位桀骜不驯的准男爵，一位和善亲切的公爵，以及一位魅力四射的年轻侯爵；中途一定还会有个牧师或诗人追求她；当然，她身后还跟着一群各式各样的追求者，书里只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通常来说，这位女主角的眼睛闪耀着美丽的光泽，头脑机智非凡；她的鼻子挺拔，就像她的品性那样端庄；她的声音甜美，思维敏捷；她穿戴讲究，笃信宗教。跳舞时，她宛如曼妙的西尔芙精灵；读起书来更是了不得，能读懂原版<sup>[3]</sup>的《圣经》。另外一种女主角拥有所有这些美好品质，只不过她不是继承人，也没有万贯家财，然

---

[1] 《女作家写的蠢故事》是艾略特 1856 年写给《威斯敏斯特评论》（Westminster Review）的一篇论文。——译者注

[2] 女帽类小说（mind-and-millinery species），作者借由英国女士们都十分喜爱的帽子来暗讽女作家的作品虽然样式纷繁、精巧别致，但基本上都虚有其表，华而不实。——译者注

[3] 用希伯来语和希腊文写的《圣经》。——译者注



而她总是有跻身上流社会的机缘，为了觅得如意郎君而拒绝很多绅士的追求，最终成为了大家眼中正直不阿、极具传统家庭观念的贤良淑女。男人面对她机智的言语常常无力还击，只好保持沉默；或者，在某些适当的场合，她原本表示责难的话，在男士听来也意味深长，反而因此被打动；诚然，这些女主角都有长篇大论滔滔不绝的潜质，甚至连她自己一个人就寝时也能高谈阔论一番。人们能从她文章的字里行间看出她的伶牙俐齿，而从她的谈吐感受到她的诙谐和巧思。她懂得如何通过学习粗浅的哲学道理增加自己的见解和洞察力，她敏锐的直觉就像精确的钟表一样，男人只需跟随她的节奏，一切都能进展顺利。事实上，男人在她身边只是扮演了跑龙套的角色。然而时不时的，你又能从书中某些暗示里感受到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暧昧关系，让你又开始坚信男女之间亘古不变的自然爱情法则，心里有了些许欣慰。但显然，在该女主角领衔主演的这部漫长人生影片中，男人存在的最终目的也只不过是扮演了女主角的护送者而已。他们的相遇总是很俗套：男人们在一次舞会上对她一见钟情，在某次花展上被她迷住，在短途旅行中被她精湛的骑术所征服，或是在教堂瞥见了她庄重又甜美的姿态。总之，她在感觉、精神甚至穿着上全方位地符合了男性心中理想的女神形象。尽管如此，女主角有时也会嫁给一个桀骜不驯的准男爵，让她饱受情感折磨。但是这个男爵为了她而浪子回头，渐渐完全钟情于咱们的女主角，并愿意为她献出生命。邪恶的男爵最终一定会在决斗中丧生，躺在床上奄奄一息，他请求妻子一定要再嫁给她最爱的人，并且已经自作主张给她的情人派送了信件，

就当作是对将死的自己的一种恩赐。当情节发展到此，我们也跟随高贵、可爱、有才的女主角一起体验了她之前诸多的倒霉遭遇，但是无论她经历了多少变迁和苦难，就算曾经哭湿了刺绣镶边的精致手绢，晕倒在价值连城的高档坐垫上，她依旧能在走出马车的那一瞬间保持容光焕发的面貌，或是在心血来潮剪了个短发之后愈发显得明艳动人。这些，都无不令各位读者内心宽慰。

我们可能会这样评价，正是因为淑女小说家写出了这些愚蠢的小说，把我们引入了一个高贵时尚又充满爱的世界，才让我们释怀。我们会因此推断，那些穷困潦倒的女人之所以选择当小说家或是家庭教师，是因为她们实在找不到别的“女性化”生存之道了。基于这样的假设，我们即使发现小说中有语病、有错误，也会像看到盲人卖针垫和睡帽那样，虽然觉得他卖的东西毫无用处且样式丑陋，却会因为心中的同情而原谅这些瑕疵。我们会告诉自己，这些物品虽然有缺陷，但是我们所付的钱却能解救那些穷苦女性。我们的脑海里播放着这样的画面：那些寂寞的单身女性为了生存而苦苦写作，妻子们为了偿还丈夫的债务、女儿们为了给生病的父亲买件礼物而孜孜不倦地辛勤“炮制”着所谓的纯粹英雄主义的小说。在这样的印象下，我们对于淑女小说的评价就比较含蓄了：她的小说有语病，但她的写作动机却无可指责；她的想象力毫无创意，但她坚持不懈的精神令人感动。似乎，我们因作者的困境而原谅了她们写的白痴故事，因为眼泪而相信了那些废话。但事实并不是这样！我们的这种想法以及类似的冠冕堂皇的观点都可以丢弃了！女作家的这些小说是在完

全不同于我们想象的状态下写出来的。这些女作家们出行都坐马车，只透过车窗和卖东西的小贩交谈；她们除了和自己的仆人打交道以外和工人阶级毫无交集；她们觉得五百英镑的年薪简直少得可怜；贝尔格莱维亚区<sup>[1]</sup>和“豪华大别墅”才是她们的最终目标；而男性若不是一位有身份地位的政治家，或者至少是个富有的资本家，那她们甚至连看都不愿看一眼。很显然，她们是坐在优雅的闺房里，用紫罗兰颜色的墨水和红宝石笔尖的钢笔写作的人群；她们对出版商的出价完全不在乎，她们一点都不穷困潦倒，拮据的是她们的脑容量。她们所描绘的上流社会的确惟妙惟肖，令人羡慕；但同时，她们的文字却流露出对其他阶层的陌生。这足以证明，她们生活圈子里的同胞都很富有，否则她们所描写的文人雅士、车马商人就不会如此栩栩如生；以她们的智商，在对自己的所见所闻进行再创作时能保持还原现实的态度，但是对那些没有见过也闻所未闻的事物就只好虚构与想象了。

我们认为，有些女士根本就没有见过五岁以下的孩子，但是最近一部自称“源自真人真事”的女帽类小说《补偿》（*Compensation*）中，却有一个才四岁的小女孩在以奥西恩式<sup>[2]</sup>的口吻说话：

“我太开心了，亲爱的外婆！我遇到了一个如此令人心旷神怡的人：他就像所有美好的事物——像芬芳的花朵，像从本洛蒙德山上看到的景致那般——噢！不！比

[1] 贝尔格莱维亚区（Belgravia），伦敦的上流住宅区。——译者注

[2] 奥西恩风格（Ossianic fashion）是指十分夸张的口吻，类似现在的琼瑶体。——译者注

那还要美——当我一想到他、见到他时就非常非常幸福；他唱歌时就像妈妈那样温柔，他的前额如同远方的大海一般，”小女孩手指向蔚蓝色的地中海继续说道，“没有边际；又像温暖的夏夜里，我抬头仰望天空时最爱的那一群星星……不要这样看着我啊，你现在的额头就像是被阳光照射、被风吹皱了的罗蒙湖面，我最喜欢平静湖面上的阳光了……就像现在，天上飘着些深色云朵，当太阳冲破云层，阳光瞬间就给旁边的丛林和紫色的岩石镀上了金色，倒映在湖面上，显得那么美丽。”

文中的神童小女孩完全展现了一个成人在醉酒后才有的滔滔不绝，这并不奇怪，我们就当是她再现了她母亲的特质，所谓有其母必有其女嘛。于是，我们一遍一遍地告诉自己，文中的小女孩就是这样一个对自己的创造力有“自觉意识”的神童，而且她足够幸运，遇上了一个同样“最具独创性”的令她倾心的天才爱人。

按照书中所写，这位神童的爱人虽然与她“在家境和能力”上都惊人地相似，但“在宗教信仰和未来发展上”却更胜一筹。她把他当作自己的“‘挚爱’（Agape）——这个词多么少见——她在读希腊文的圣经新约时学到这个词并且一直憧憬，这完全得益于她平常习得语言的超常能力以及阅读原版经文的习惯”。当然，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对于女主角来说只不过是小菜一碟，要她讲梵语更是易如反掌；事实上，除了英语之外，她还能准确无误地用其他任何语言交流。她不仅会跳波尔卡舞，还通晓数国语言，她简直就是一位穿着